

“诗歌船”是自2013年开启的“外滩艺术计划”的又一个诗歌项目,进一步深化“外滩艺术计划”的“渡·爱”主题,借助外滩轮渡的特有形态,探究“从物质的此岸到精神的彼岸、从生活的此岸到诗意的彼岸、从陌生的此岸到爱的彼岸”等诗意内涵。

陈东东

一滴滴进大海的墨水……

“诗歌船”的创意源自上海诗人陈东东,他希望通过公众在外滩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当代环境中偶遇诗歌。这个创意会有怎样的效果?“我不知道,就像我对那个诗歌行为不抱什么指望。然而,一滴滴进大海的墨水再怎么渺小,理论上,也还是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大海的颜色。”陈东东说。

陈陌VS陈东东

生活周刊: 你怎么理解“外滩艺术计划”的“诗歌船”这个创意?

陈东东:“诗歌船”这个创意可以说是缘我而起。开始的时候,2013年6月间,我们受邀去察看的是金陵东路轮渡码头的候船室,希望能在那个空间里展出艺术作品,开诗歌朗诵会等等。然而我觉得候船室并不合适,我看中的是正靠向码头的一艘黄浦江上的渡轮,提出不妨在船上进行一场24小时不间断的诗歌朗诵,而这艘船,则可以做成一件装置作品。这个策划被冠名为“外滩艺术计划”,在2013年8月26日实施,那应该算是“诗歌船”的首航。各地诗人被请到轮渡上24小时接力朗诵诗歌,或许会引来倾听,然而更可能面对不想留意甚至不耐烦于诗歌的过江乘客,也可能出现除了朗诵者空无一人的场面(譬如在深夜和凌晨)。我强调说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歌朗诵活动,而是一个诗歌行为。在上海外滩这么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场合进行这样的诗歌行为,已经不仅是艺术和诗歌在公共空间的推广、交流了,它的确还有一种冒犯的意味,有一种将当代诗歌生活的秘密炫耀于一个消费时代的经典风景里的碰撞企图。尽管我在策划里写道:这是“意欲将诗歌纯净的能量重新注入疲惫的日常……让公众在外滩这个典型且有着象征意义的当代场景里遭遇诗歌,与之对视、对话,交流乃至交融”,然而除了“对视”,我对其他的效应其实并没

有太多指望。2014年的“诗歌船”项目正是去年的继续,它缓和了冒犯和碰撞,更加正能量地(尽管我讨厌这个词)要把当代诗歌纳入公共空间,去跟公众的日常生活发生关联。

在陈东东号“诗歌船”首航仪式的演讲里,我讲到了上海这个前所未有的都市文明对于新诗的意义。我认为在上海这样一个新诗的策源地,出现“诗歌船”其实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上海这种都市文明兴起和扩展的发动力量里,必定包含着一种新的美学、新的诗意规划和新的诗歌想象力,而上海的兴起和扩展,却又更为有力地催发了它们,去产生前所未有的崭新的诗。在中国,最早公众化的公共空间正是出现于上海,这种公共空间的出现,同样跟新的美学、新的诗意规划和新的诗歌想象力有关。并且,这种公共空间立即就为诗人所乐衷,许多新的风尚(最初的时候,那也简直就是新诗),正由诗人从那里发布。“诗歌船”既是对这一历史的回应,也是对这一历史的推进。“诗歌船”可以被看作是上海这种都市文明的诗意想象力的产物,它在这个时代的出现,却又释放出要去纠正这种都市文明之航路的信号。它是否有效?我不知道,就像我对那个诗歌行为不抱什么指望。然而,一滴滴进大海的墨水再怎么渺小,理论上,也还是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大海的颜色。“诗歌船”,诗歌,本就应该上海生活之一。

生活周刊: 你的诗被誉为“汉语的钻石”,就迄今的成就,谈谈你的骄傲与遗憾。

陈东东:“汉语的钻石”这样的誉称也让我惶恐。我这样理解它的美意——希望我能够发现,经由诗人卓绝的创造,现代汉语也会像石墨转化成钻石那样发生质变。对于中国当代诗人,“语言的创造”不仅在于去运用诗歌语言进行创造,它还在于必须去创造中国当代诗歌的语言。也许,一个从文革废墟里长大,以上海话为母语的诗人更能感受到其中的艰难:当他面对白纸,打算写下自己最初的诗行时,他意识到,过于贫乏的既有读物贡献不出他可以运用的诗歌语言;而他的母语,上海话这种口语,甚至不能被现成的语言符号书写下来——从他活生生的口语里也很难贡献出一种可以运用的诗歌语言。所以,从一开始,我的诗歌写作就伴随着去创造一种能让我运用的诗歌语言的冲动,有的时候,我的诗歌写作甚至会倾向于仅仅去创造我的诗歌语言。这情形相当于鲁宾逊自己在岛上伐木、造船,然后出海,要是这艘船竟然完成了环球航行,也许我会感到满意。然而其实我从未满意,所以我也没什么可以骄傲的。至于我的遗憾,不到临死前那一刻我也说不出什么,因为据说都还来得及。

生活周刊: 未来你有什么写作计划?

陈东东:我很少去计划什么。我正断断续续

写一首超长诗,它的布局,是对我上海生活众多时空的剪辑,完成它之前,它会是我今后的重要计划。或许,写作长诗、写作从一个内在结构里生发出来的书,一直就是我的计划。这跟我受到希腊诗人埃利蒂斯长诗写作的触动而开始自己的诗歌写作有关,这也跟我认为作为一种诗歌类型,长诗恰为古代汉诗所忽略有关。由于后一点,我认为,这就给致力于在伟大的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之外获得诗意及诗艺自主和自我的现代汉语诗人一个绝好的用武之地,因为在长诗领域(并非真的可以像爱伦·坡那样否认这个领域的存在)现代汉诗有可能免于,在短诗方面来自古代汉诗的阴影甚至压力形成的焦虑。当然,我认为,长诗写作并非一种策略性选择,而是当代诗人的重要实验和实践,去实现,相对于古代汉诗而言,仅属于现代汉诗的诗意及诗艺典范。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我写了不少长诗,新世纪以来,大概有十年,我中止了长诗写作,而今又去重拾。长诗对于我既是一种总结性的写作,又是一个展现多种新的可能性的站点。也许,这个站点的比方更有启发性。就是说,它会是无数个远方的汇集,而又通向无数个远方,它立体交叉着众多的门径和路径、出口和入口,它会有那么多来往的车次,四方的旅客,它们个个自成一体,随时到来,又随时离去……而这一切,构成了站点完整的开放性。



时间的暗号

8月25日18点18分,上海外滩金陵东路轮渡码

头,也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位代表性诗人,陈东东,在中国当代诗歌版图上,醒目地彰显了上海的存在。

8月25日、码头、渡轮,也是个与记忆神奇联结的日子。在首航致辞里,陈东东说起:“我已经无法确定,我能够忆起的自己最初的经历是在几岁,在哪一年。那时候我的确还很小,有一天下午,父母带着我去乘黄浦江上的轮渡,乘到对岸,我不肯下船,于是又乘回来,接着再乘回去,在我执拗的请求和顽强的抗争下,我们来回回,连续乘了无数趟轮渡,直到听说在黄浦江上还会有一种更好玩的‘诗歌船’可以乘,我这才不再坚持,这才在满天星斗和霓虹灯的夜色里回家。那个上船和下船的地点,正是金陵东路码头,那个日子,现在,我愿意认为恰好是8月25日。”而几十年后的黄浦江上,真的出现了一艘“诗歌船”,挂出的旗号就叫“陈东东”,仿佛是时间与诗歌对上了暗号。

往高处的树梢上
樱花在树下翻卷
如歌的足音
在风中摇曳
世界末日之际
我正坐在渡轮上
望着对岸的灯火
送别一个黄昏
又有铁铃铛的叮
走马观花之地
即为繁华之地

奈良

陈东东